

花你的钱我心疼

□朱凌

早在一年前,母亲就说想要买一双前后包住脚的凉鞋,她对我说,她的一个舞友,就有这样的一双鞋,由于脚的前后都包住了,又是平跟,跳起舞来很是舒服。当问及这鞋在哪买的时,舞友对母亲说,鞋是女儿从香港买回来的。

当时随着天气转凉,母亲便也再没提起这个念头。当今年,天渐渐转热时,母亲又开始念起了那双鞋。无奈之下,只好带她到各大商场去买。其实找到了几双,可是母亲不是说不好,就是说那不好,总之,就是没有满意的。

这下,我有些弄不明白了,母亲舞友的那双鞋我看过了,和我们在商场里看到的差不多。为什么母亲偏说不是一样的呢?那日,送孩子去幼儿园后,我便将车开到了母亲时常跳舞的小公园里,我顺着小路寻找着母亲,忽然间,看见母亲正背对着我,和她的舞友在聊天。

母亲说:“丫头帮我看了,和你这双样式差不多,但是价钱也太贵了吧,五百多块啊。”舞友说:“五百怎么了,丫头答应帮你买了,你怎么又不想买了呢?”这时母亲说:“你不知道,我丫头挣钱很辛苦,别看她整天呆在家里写作,可是发表一篇稿子,不是那么容易的事,三十多岁的她,居然有了白头发,你说,我能忍心用

她的钱。”

舞友听后,跟着一个劲地点头,她说:“当妈的都是一个心思,当初女儿去香港度蜜月的时候,非要帮我买东西,我说不要吧,她气得不和我说话了。我哪是想让女儿生气啊,我其实和你是一样的,还不是心疼女儿挣钱不容易。”

听着听着,泪水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,呆呆地站在那,不敢再往前走一步。我悄悄地退了回去,开车去商场,将那双鞋买了回来。当母亲看到鞋的时候,她一下子愣住了,连忙说:“我不喜欢,你买了做什么?”

蹲下身子帮母亲将鞋换上,轻声说:“老太

婆,你看看,穿着多好看啊,比张姨的那双好看了。”母亲不吱声了,而后她说:“我把钱给你,这鞋不便宜,用你的钱,我心疼。”我大声地对她说:“那你给我用钱呢,你每个月退休工资也不多,去年我的电脑坏了,你非要掏钱给我换,那我心疼不?”母亲不再多说,而是将鞋底抹干净,放在了鞋盒里。

也直到那一刻,我才算是明白,天下母亲都是一个心思。就好像此时的我,如若多年后,女儿要给我买东西,我也会同现在的母亲一样,会很心疼她所挣的每一分钱。可是作为子女,我们所有母亲付出的,远没有为自己孩子所付出的多。



光晕下的荷塘。 刘志海 摄

夏日捉蝉

□鹿永柱

当高亢激越、辽远悠长的蝉鸣响彻夏天,不觉又想起了童年时光。

庭院里,街道旁,到处都有树。肥大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摆动,那些绿仿佛能流泻似的,把村庄装扮成一幅色彩明丽的水粉画。在阳光细细碎碎铺满的枝头上,蝉藏身枝叶间,一蝉鸣,百蝉附和。蝉不知疲倦,把夏唱得火热。听着蝉鸣,我们小孩子心里痒痒,想捉一只又够不到,有时把树摇晃两下,有时把树踹一脚,蝉只好振翅高飞。我们悻悻寻找下一点乐子。

到了傍晚,就可大显身手了。带一个塑料袋或一个空瓶子,拿手电筒去捉幼蝉。天还没黑就在地面上找,我们连一个细细的小眼儿都不放过。有时小眼儿表皮薄如煎饼,越

抠越大,细眼一看,果真是幼蝉。用手指或树枝往上一提,幼蝉就出来了。有时幼蝉距离地面较远,就用小刀把洞口挖大,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要把它找出来。

天黑后,幼蝉开始往树上爬。打开手机手电筒,瞪着眼睛,围着树一圈圈仔细搜寻。当你看到油亮的小东西在树上慢慢蠕动往上爬时,伸手一捉就能拿到,它只有束手就擒的份。有时幼蝉爬得高了,就用树枝轻轻一戳,掉到地上再捡起来。当感觉累了、倦了就回家,一晚上总能捉四五十只。到家后,母亲把幼蝉洗过,锅内倒油,油热后把幼蝉倒入,再放盐,不一会香喷喷的炸金蝉出锅了。夹一只放入口中,绵软瓷实,回味无穷。吃着炸金蝉,我度过了一个甜蜜而喷香的夏夜。

有时也会把一只幼蝉放在蚊帐

上,看它怎样脱去外壳。只是上眼皮下眼皮打架时,也就失去了耐心。等到第二天一早,幼蝉早换了模样。金黄娇嫩的身子,薄而透明的双翼,柔弱的细足,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蝉的身体逐渐硬朗,并变成了黑褐色。这时蝉并不好吃,我把手一扬,蝉就“嗖”一声飞走了。

长大后没有再捉过蝉,但童年捉蝉的过往反而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生命的成长,我对蝉也有了更多的感悟。四年黑暗中的沉闷蛰伏,一个月阳光下的自由享乐,这就是蝉一生的写照。蝉的一生历尽艰难,但它们毫不气馁,锲而不舍,一旦振翅高飞,便把满腔热情转化为酣畅淋漓的生命之歌。蝉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,蝉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生命。

染了“色”的同学聚会

□鄢玉蓉

一次下班巧遇荣升乡长的同学H,聊间他的手机不停地响,当了领导就是不一样,接完了这个应酬电话他给我说,高中同学B叫他去吃饭,你们几十年没见了,走,正好一起坐坐吧。掐指一算,确是二十三年了没见过了,听说如今的B同学生意做得也是风生水起。

想想那些年,十五六岁风华正茂的我们有幸一起考入省城中,每回来去,十二三个小时车程的路途都是相约了一起上路,无论寒暑在车上彼此照应到终点,一学期不能回家,也彼此把对方当做可以推心置腹的亲人,在异乡彼此帮助和依赖,那些纯真而深厚的情谊,想起来就能让人泪湿衣襟。

思绪还没收回来,我们已经到

了某酒楼。

B同学出来了,他首先和另外两名朋友礼节性地握了握手,面对我时,惊讶了一下说:“呀,你也来了啊!”一句话问完,我的嗓门已经噎住,望着他已经秃顶了的脑门和沧桑的面容,激动的泪花只在眼窝里打转,多少往事和真情一涌而来,这么多年了,年少时积累的情谊像陈年老酒渐次蔓延,应该狠狠地拥抱一下才好,还没等我张开双臂,B同学就转过了头拉了H走到一边小声攀谈,我被晾在一边,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。

不大会儿,B同学径直上楼了,朝我挥了挥手什么也没说,H吞吞吐吐说B同学是请某领导吃饭,叫他作陪的,结果他却带来了我和另一个同学,听出来了,是我们的身份会削弱宴请的级别,早知道就不来了。突

然有一种很受伤的感觉,真是个体无完肤的多余人。同学聚会原来也是有讲究的,不在一个阶层,就不该往一起凑。论身份,我和另一个没被邀请的同学的确不适合坐在领导的桌子上,没有资格和领导碰杯,怎么就不知天高地厚跑来了呢。

还天真地以为别人都和我一样,念及和怀旧那些在功利面前早就out了的真情,赶紧省省吧。心里最初的热情像被浇了一盆凉水,委屈的眼泪在心里奔流,还要在H同学面前装得和颜悦色吃得兴高采烈,直到我们三个在角落里吃完离开,B同学都没有下来过。

其实,在烟火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,身上哪里还会有纯粹的颜色,必定,大家都是在熏染里成长的社会人,能原谅和理解某些功利,以后,如果不适合,可以选择不参加。

□李桂霞

前几天看新闻得知商河要通火车了,我万分激动,按捺不住那份喜悦,给父母打电话,给外地的同学打电话,告诉大家我们商河要通火车了。盼望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赶快到来。

商河火车站已经建设完工,国庆节后就可以正式通车运行了。

火车站建在县城北面的尹巷镇,火车开通后,从商河去北京、青岛、烟台、威海等地方,就不用再跑去济南市里了,在家门口就可以坐上火车出行,这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和财力。

说起坐火车,我记起了大学寒假从西安回家的往事。1995年大一寒假,我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回家过年,那时候农村还没通电话,平时和家人的交流就是写信。因为忙着考试我没能及时给父母写信,从县城回家要父母接我才行,后来我给在县城上班的一个亲戚打电话,让他帮忙转告父母我回家的日期。

从西安到济南的火车要坐20多个小时,按计划我从济南坐车到商河,再从县城到乡镇,晚饭前能赶回家。可是没想到我乘坐的那趟火车意外晚点一小时四十分钟,等我到了县城汽车站的时候天快黑了,从县城到乡镇的公交车早已开走了。我背着行李心急如焚,欲哭无泪,急得满头大汗,我在车站里来回不停地转圈走,搜索可以回家的目标。

一个大爷问:“闺女,你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车了,你是哪个镇的,去哪里呀?”大爷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,我告诉大爷火车晚点了,耽误了回家的末班车。我想天黑了父母肯定也在镇上焦急地等待我,还有三十多里路,咋回家啊?幸运的是,大爷是钱铺乡的,和我顺路,他可以捎我一段,我坐上大爷的拖拉机回家了。

坐在拖拉机后斗里又冷又饿,刚才的汗水被风一吹冷得直哆嗦。到了钱铺街我一再感谢大爷,“天晚了,你一个女孩子回家我不放心。”大爷他执意送我回家。又走了一段路碰上了来接我的父亲,父亲见我一直没回家,就骑自行车来迎接我。父亲握着大爷的手深深地表示感谢,因为天色太晚我们匆忙分手,当时竟然忘了问大爷的名字。好心的大爷不知道你在那里,但是我永远记得你的模样。

回想往事好像就在昨天,现在好了商河有火车站了,以后我们上学、旅游、打工、探亲,再也不用三番五次地倒车了。现在手机有了,电脑有了,火车也有了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

坐上火车去圆梦